

《寻她》主创亮相珠影电影沙龙,揭秘影片创作细节 金爵奖得主如何“寻”出岭南表达?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图/活动方提供

9月19日,由珠江电影集团主办、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办的珠影电影沙龙第十期在广东4K电影创作中心举行。曾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“艺术贡献奖”的电影《寻她》,再次与观众在大银幕相见。目前,该片也已正式上线流媒体平台。

作为青年导演陈仕忠的首部长片,《寻她》却邀请到舒淇、白客两位明星领衔主演。他们以近乎素颜的状态和不着痕迹的表演,塑造出一对生活在广东农村的平凡夫妻。《寻她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?当天,看完影片后集体鼓掌的观众,似乎找到了答案。而在导演陈仕忠和制片人云飞(顿河)随后的现场分享中,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也逐渐展开。

不刻意营造的岭南味,从真实生活里长出来

“对我来说,岭南不只是一个拍摄地,更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”当谈到岭南影像的辨识度,陈仕忠首先想到的,便是那些记忆中具体的视觉经验——空间、植被、光线。这些元素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后来影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制片人云飞也认为,不用刻意营造,当一位岭南导演拍摄一个岭南故事,自然会有地道的岭南味道。他分享道,《寻她》最初的名字其实叫《太阳雨》。早期的一张海报中,一家人

站在甘蔗园里,天上既有太阳,又在下雨。“作为一个北方人,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是非常稀奇的。但事实上,这不过是我们在拍摄时遇到的真实一幕。”

近年来,广东本土电影的影响力逐渐扩大,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对此,云飞的观察是:“其实这些电影都没有刻意营造地域特色——创作者只要贴近自己的生活,最后拍出来的效果就会特别。”

人物背后,是导演生命里遇到的坚韧女性

如果说岭南经验决定了《寻她》的外部环境,那么陈仕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女性,则成为陈凤娣这一人物的重要灵感来源。为什么首部长片要拍一名农村女性?陈仕忠的答案很简单:“我从小到大,见过很多坚韧而有力量的女性。”在他的记忆里,这些女性每每遭遇生活的伤害,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。因此,电影里失去初生婴儿的陈凤娣,也并非一个被苦难完全定义的人物。她会痛苦、会犹豫,但最终仍然选择行动;而她寻找女儿的过程,也逐渐改变了身边的人。丈夫、父亲、婆婆乃



《寻她》海报

舒淇和白客,成为讲粤语的“农村夫妻”

舒淇和白客都不是岭南人,但粤语却成为他们进入《寻她》世界的重要入口。陈仕忠坦言,从一开始,他就希望拍一部粤语电影。但他同样清楚,这意味着在演员选择和制作上都面临更大的难度。好在两位主演都不惧挑战,而且极其敬业。舒淇总在悄悄观察陈仕忠父母说粤语的状态,而身为山东人的白客,更是展现出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。陈仕忠透露:“台词也是表演的重要部分。你们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粤语,都是他们自己亲口说的。”按照人物设定,白客饰演的耀祖生活在农村,长期从事高强度劳动。

因此,陈仕忠第一次见白客时,就觉得他太白,也不够壮实。为此,白客专门增重,也曾试着把自己晒黑——有意思的是,怎么都晒不黑,最终只能通过化妆来调整肤色。舒淇在片中的角色,多数时候都是产后状态。她提出,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浮肿,为此主动放弃了一贯严格的饮食习惯。演员们的努力,还藏在许多细微的表现中。陈仕忠透露,他回看素材时发现,舒淇为角色设计了特别的走路姿势,连哄小孩时用的都是老一辈人的习惯用语。“我都不知道她从哪里收集来的素材,但我真的很感动。”

“是我想重新活一次”,关键台词这样留下来

陈仕忠是一名男导演。起初,他并不觉得自己拍一部女性题材作品能有什么不同。“但云飞有很多女性题材作品的制作经验,他几次提醒我,不同性别的创作者视角是有差别的。”于是,陈仕忠决定更多地听取剧组中女性成员的意见。他最终发现,成片里好几句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话,都来自她们。



导演陈仕忠

片中,耀祖和凤娣有过一次激烈争吵。耀祖说:“难道孩子还能重新活过来吗?”凤娣怎么接?当时,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灵机一动,为凤娣想了句台词:“是我想重新活一次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观众理解人物转变的重要入口。另一句台词则来自舒淇在拍摄现场的即兴表达。在甘蔗林里,凤娣突然对弟弟说了一句心里话:“很早之前我也想离开的,但不知道怎么就结婚了。”这句话虽淡,却道尽凤娣前半生的不甘,陈仕忠最后把它留了下来。还有一场关于凤娣女儿的戏。她想要虎头鞋,耀祖却非要给她买粉红色凉鞋,但凤娣最终还是坚持满足女儿的愿望。陈仕忠透露:“这条线我原本想删掉的,但剧组中的女性工作人员都强烈建议保留。”后来他发现,这段戏让很多有过童年遗憾的女性观众得到了安慰。

青年导演,先学会在有限条件中作取舍

《寻她》是陈仕忠的首部长片作品,自然面临投资和预算上的困难。对此,制片人云飞坦言:“创作者想要的,永远会比实际能够得到的更多。”云飞有着丰富的青年导演扶持经验,因此从来不会简单地告诉导演“哪些不能拍”,而是引导他们进行最终的取舍。《寻她》在拍摄时,剧组也遇到过不少资金难题。云飞笑着透露:“大家看到镜头里有很多捆甘蔗,其实就是同几捆——在这里拍完了,再搬到另一处继续拍。”他说,电影的预算通常是有限

的,因此导演必须知道什么戏值得保住。与此同时,整个剧组一起想办法,“把钱省下来,用在刀刃上”。如今,影片已上线流媒体平台。云飞说,无论电影以哪种方式和观众见面,他都开心:“一部好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,这就是最重要的事。”据悉,作为珠影着力打造的电影文化交流品牌,珠影电影沙龙已举办至第十期。目前,电影沙龙持续邀请创作者走到台前,也让更多观众走近电影艺术。凭借优质的内容与真诚的交流,这一活动正获得更多电影从业者、影迷和观众的认可。

【大学文苑】

卡塞尔的春天还在继续

□高荣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4级国际关系与港澳台研究专业

去年9月,法兰克福机场的风还带着夏末的余温,我攥着写着“卡塞尔”的火车票,看窗外的风景从密集的楼宇变成开阔的田野,像一卷慢慢展开的油画——第一次真切触摸到德国的轮廓,陌生又新鲜。

—

出了卡塞尔火车站,暮色正浓,一个穿驼色大衣的老太太站在路灯下朝我挥手,花白的头发别在耳后,笑容像刚烤好的苹果派。“你是穆舒怡?我是阿黛勒。”她的英语带着点德语特有的卷舌音,伸手接过我半人高的行李箱,“走,回家,我煮了热巧克力。”阿黛勒今年62岁,住在我租的公寓楼下,那间带小阳台的房间,是她特意收拾出来给我的,衣柜里还留着淡淡的薰衣草香。开学第一天,我抱着笔记本,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坐下——像过去十几年来在国内上学时那样,下意识想躲在教授的视线之外。第一次被教授叫起来回答“如何看待移民政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”时,我结结巴巴地把背好的理论复述了一半,就慌得说不下去……正手足无措时,教授微笑着摆了摆手道:“不用紧张,只要说说你的想法,哪怕和课本不一样。”旁边的托马斯碰了碰我的胳膊,用中文小声道:“大胆说,言之有理就行。”托马斯是卡塞尔本地人,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他总说我“太拘谨”,有一空就拉着我去图书馆,教我怎么用德国的学术数据库。“在德国,作业少不代表轻松。”他指着自己厚厚的笔记,“考试考的是你对知识的理解,不是死记硬背。”我慢慢发现,这里的学习像一场“自主探险”:没有老师催着交作业,却要自己规划时间读文献、写报告;语言班的节奏很快,每周一次的阶段测试像

“小关卡”,但老师会逐字逐句批改作文,连语法错误都标得清清楚楚。准备DSH考试的那段时间,我每天泡在自习室,林晓总带着三明治来找我。她是和我同批来的亚洲女生。我们常常对着德语语法书叹气。但后来收到DSH通过的邮件时,我们在自习室里偷偷击掌:“你看,上次你还分不清‘der/die/das’,现在都能写短文了!”林晓指着我的练习本,眼睛亮晶晶的。

二

德国没有早高峰挤地铁的匆忙,准点到公交车站,刷一下学期票就能上车——那张小小的卡片,是学生的“特权”,能免费坐遍卡塞尔的公交和电车,去周边小镇的火车也能半价。我最爱坐2路电车去学校,路过老城区的时候,配着刚烤的黑面包,竟觉得格外美味。林晓总说:“在这吃饭,像在‘被迫健康’。”她说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,我说想念家门口的煎饼果子,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,眼里却有泪光。周末,托马斯会带我们去逛卡塞尔的博物馆,或是参加城市里的小节日。马克有时也会来,他是托马斯的同学,话不多,但总记得我喜欢喝苹果汁,每次见面都会带一瓶。我们坐在广场的长椅上,听着钢琴声,看着来往的人。托马斯用德语给我们讲卡塞尔的历史,马克偶尔会帮我翻译。阳光洒在身上,慢得像一场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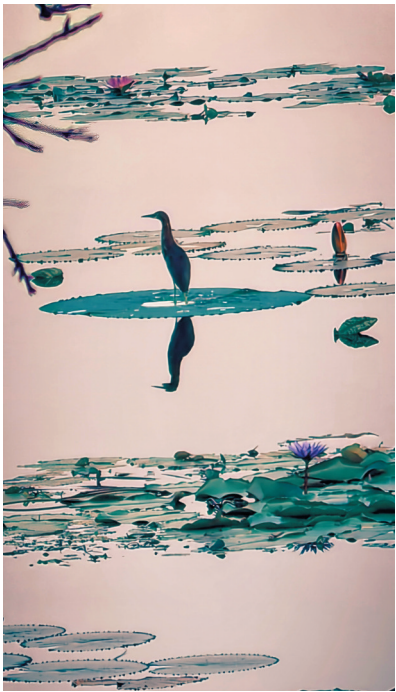
三

留学的日子不全是温暖和惬意,也有让人措手不及的困境。第一次遇到麻烦是在11月,我去买东西,刚走出超市,就被一个陌生男人抢走了包。我吓得浑身发抖,站在路边,茫然失措。路过的一个老奶奶帮我报了警,又帮我联系了阿黛勒。阿黛勒赶过来,把我的手攥在手里,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:“别害怕,有我呢。”她陪我去警局做笔录,帮我联系学校补办学生证,还帮我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报平安。那天晚上,她煮了热汤,坐在我身边陪我聊天:“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,但都会过去的,你要勇敢一点。”没过多久,我去法兰克福办签证,又弄丢了护照。林晓放下手里的作业,陪我去法兰克福的火车站和警局找,托马斯也帮忙联系了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。直到第三天,失物招领处打来电话,说护照找到了。在异国他乡,有这样一群朋友陪着,再难的事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。但最严重的一次,是一场车祸。那天我坐公交去学校,路上公交车遇到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,急刹车时我从座位上摔了下来,膝盖磕破了,胳膊也肿了。司机立刻帮我联系了救护车。托马斯和林晓也赶来医院,一个帮我和医生沟通,一个帮我拿药、陪我做检查,晚上又送我回家。阿黛勒已炖好鸡汤,端到我房间里:“多喝点,补补身体,以后坐车要记得扶好。”回想起来,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时刻,如今都是我成长的“勋章”。

四

在德国待满六个月后,那天我坐在公寓阳台上,看着楼下的樱花树,春风吹过,带来淡淡的花香。我忽然想起最初

那个在机场攥着票紧张得手心冒汗的女孩、那个在课堂上怕被点名不敢抬头的孩子、那个遇到麻烦就手足无措的女孩——好像已经很久了。现在的我,能熟练地用德语和店员聊天,能自己规划学习计划,能冷静地处理遇到的问题,甚至能在Mensa里和德国同学开玩笑。有一次和妈妈视频,她说:“你现在说话好像不一样了,比以前自信多了。”我想,这大概就是留学的意义吧。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我不再是那个害怕犯错、不敢尝试的女孩。卡塞尔的春天还在继续,樱花会开得更盛,我的德国留学日记,还在继续写着,每一页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,记录着在自由、温暖中慢慢成长的自己。



亭亭 小靳 摄

【青春写生】

节俭又大方的老爸

□贺晓宇 深圳市龙岗区康乐学校六(4)班

我的老爸超会过日子。他每天都像唐僧念经般絮絮叨叨:“洗脸水留着冲厕所”“淘米水留着洗菜用”“快递盒收集起来当废品卖”……他的这些节俭妙招真的可靠又实用,简直是全方位、无死角地覆盖了我们的生活。每天下班吃完晚饭,老爸换上洗得发白的T恤和运动短裤,手里拿一个大号购物袋,哼着小曲儿,带我外出散步。他说:“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。”我知道,老爸这是一边散步锻炼身体,一边去超市捡漏打折的菜。我和他优哉游哉地走在街头,东瞅瞅西瞧瞧。“晚上八点以后,超市青菜全场一律三折,肉类打八五折……”有喇叭声从路边一家超市传过来。爸爸拿出手机一看:“19:57,走快点,儿子,挑菜去!”说完他已三步并作两步,往超市走去。我只好小跑着追上去。他来到蔬菜区,把看上去还很新鲜的大白菜、长豆角、胡萝卜往购物袋里装,一边装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不错,又省了不少钱。”挑完青菜,他又赶去肉食区挑了一根大骨、一块瘦肉,说明天给我煲汤和做辣椒炒肉。来到收银台结账,满满一大袋肉菜才五十几元。他一副赚大了的样子,对我说:“儿子,这些菜早上买

要七八十,你看,爸爸厉害吧……”看着他一脸得意,我不忍心打击他,就附和着说:“是,我爸厉害,超级无敌厉害,买便宜菜最厉害。”老爸每年还给我订不少课外杂志,也是货比三家。他一般选在每年“双11”,各平台打折大优惠的时候。那几天一下班回家,他便犹如一名侦探,紧盯着手机屏幕,时而登录京东,时而登录淘宝,时而在“杂志铺”微信公众号上精挑细选着最划算的套餐,再巧妙搭配优惠券。去年“双11”,他给我订了一年十多种期刊,竟然只花五百多元,原来他用了京东平台最大的优惠券买500送300。爸爸的省钱妙招简直让我瞪目结舌。然而,有个周末我却发现一件“怪事”——老爸去小区楼下那个修鞋的老爷爷那里修开胶的运动鞋,竟然没还价!老爷爷说两只鞋补胶上线要12块钱,爸爸走时却给了老爷爷20块钱,竟然还不让老爷爷找钱。爸爸说:“我没零钱了,您不用找了,下次我还有鞋来修。”事后我问老爸怎么这么大方,他说:“老爷爷这么大年纪了,挣点辛苦钱真心不易,我们能帮就帮吧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。这就是我节俭又大方的老爸,他真的太棒了!

(指导老师 阮杏淑)

征 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。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,内容、体裁不限,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来稿请投邮箱:hdjs@ycwb.com。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,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